

传说潍县有一新上任的知县姓袁，人称“小老袁”，一上任便遭到恶衙役邵松、孙跃臣的嘲讽。小老袁则放话要将二人“连根拔起”，经过十几天的体察民情，他巧用萝卜、蓑笠、龙头蜈蚣风筝，揭露了潍县两个恶衙役的种种罪行，并将其严惩，为受欺压的百姓做主。



新任知县严惩衙役

新知县初上任 衙役给了下马威

知县小老袁和恶衙役邵松、孙跃臣斗法，是旧时潍县民间故事中的典型人物，关于他们的传说故事广为流传。

传说，小老袁姓袁，少年才子，却办事老成，人们叫他“小老袁”。初到潍县上任时，衙役邵松、孙跃臣争着抬轿到县界上去迎接。他俩抬轿有丰富的经验，轿杆肩膀上一放，便心中有数：要是那种官场老油条，吃得脑满肠肥的“刮地皮”；“捐班”官是花钱买来的，取乐不理民事，心宽体胖，压得轿杆忽悠悠；只有刚蜕下书呆子皮的“科班”官，轿杆才轻得直挺挺。真让邵松和孙跃臣猜着了，小老袁一张娃娃脸顶不起红顶子官帽，站在大堂上，比站班的衙役们矮下半截来。

一边抬轿，就听孙跃臣说：“邵

大哥，咱们对诗吧。”说着，两人一人一句地念起“顺口溜”：“四根竹杆穿中间，往日抬轿如抬山。轻重能分大和小，鸡毛怎能飞上天？”

潍县有恶衙役，小老袁早有耳闻，大事欺男霸女，小事偷鸡摸狗，什么样的坏水都能淌出来。没想到的是，还没走上县衙大堂就遇上了。听见两人念的顺口溜，他不动声色。走着走着，路旁有棵大树，他忽然要停轿，走下轿围着大树转圈。

“我要把这棵大树拔出来。”小老袁说。看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，衙役们笑得前仰后合。这样的娃娃相还要拔大树？

小老袁说：“是没找着那条坏根儿，找到了一下就拔它个连根儿刨！”

衙役一下子听懂了，收了声。



路上有人试飞新扎的风筝。

入乡问俗理民情 小老袁算旧账

小老袁进了县衙，发下一根签：放衙三天。三天过去，又发下一根签来：三天放衙。六天过去，还没走到大堂口上，跟着县官来的师爷传出话来，五天后再来排衙。邵松心里乐了，找到孙跃臣：这“娃娃县官”吓得不敢升堂了。

十几天，两人正忙得脚跟不沾地，突然衙门里传出话来：“顺轿，去城北的玉清宫看秋景。”专门点名，抬轿的不能少了邵松和孙跃臣。玉清宫附近菜园种的潍县萝卜年年进贡朝廷，远近闻名。小老袁让大轿停下，把孙跃臣叫过来，让他去拔来一个。

孙跃臣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说话都有点不自在。前两天他来这里偷萝卜，被园主人碰上，孙跃臣蛮不讲理，去头掐尾祸害了人家一地萝卜。他赶紧几步走过去，拔了一个请小老袁品尝。

小老袁仔细端详着：“这东西哪一截最好吃？”孙跃臣一听心事放下，眼珠一转，道：“大人，这东西像甜瓜一样，大概头最好吃。”“你说呢？”小老袁又问邵松，邵松回答：“依我说腿比头好，又白又胖，看上去清脆可口。”

小老袁将萝卜掰成三截，头和腿分别给了邵松和孙跃臣。俩人接过萝卜，哭笑不得。潍县有句谚语：“头辣腿臊，吃萝卜吃腰。”趁别人不注意，他们匆匆啃几口揣进了腰里。

“起轿，再往北！”往北就是潍县海边的北大洼了。北大洼里河水

漫溢，黑泥又烂又粘，老百姓就地取材，铁锹挖起大泥坨，晒干后垒屋起墙，草根披撒着，像是给墙屋披上了蓑衣，当地人叫这“蓑笠（jī）”。

小老袁看得乐哈哈，把邵松叫过来指着“蓑笠”问：“这又是什么？”

邵松的脸绿了，前几年他跟这里的乡民们打过一场无头官司。他到这北大洼里办差，走累了想借头驴骑，可人家不买他的账，他便使坏，看看天要下雨，找来铜锣敲得山响：“县太爷传话，各家各户往城里送蓑笠砌在大堂上，多送秋后不纳粮。”乡民们车拉驴驮地走在半道上，大雨下来了，蓑笠全淋成了泥汤，驴累倒了好几头，乡民们有处告状，无处拿贼，县太爷早升了京官，说没说这话谁也不知道。邵松躲不过去，赶忙向孙跃臣使眼色，孙跃臣忙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，这叫‘蓑笠’。”

“怪好玩儿。搬在轿里抬些回去，砌在咱们大堂上。”这蓑笠比石头还沉，放在轿里真得压肿了肩膀。“蓑笠砌大堂，大人你可是这潍县县令的第一人。”孙跃臣话里有话。

“我是第一个？”“小人不敢说谎，确实您是第一人。”

蓑笠“证人”搬上了轿，小老袁命令道：“顺轿往东再往南！”

抬轿的孙跃臣和邵松大汗淋漓，龇牙咧嘴，一路上直喊“打杵”“换肩”，过了白浪河往南，去印年画扎风筝的杨家埠。

鸡毛借风筝飞上天 恶衙役被勒令赔款

好不容易到了杨家埠，轿停下来，邵松和孙跃臣趴在地上大口喘粗气。可小老袁又出了新点子，沉的抬不动，换点轻的玩：“谁有办法让鸡毛飞到天上去？”实话实说，欺骗本县，重打五十大板！”衙役们都跪下磕头，鸡毛飞上天，神仙也就能当了。不早不晚，路上有人试飞新扎的风筝，就听轿里一声大喝：“邵松、孙跃臣，告诉本县，那天上飞的是什么？”

两人还蒙在鼓里呢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又是潍县一宝，龙头蜈蚣风筝，大人弄只玩玩吧。”

“那蜈蚣脚上绑的是什

么？”

“鸡毛啊。大人连这都不认识？”一不小心，两人说漏了嘴。

小老袁恼了：“鸡毛是怎么飞上天的？欺骗本县，每人五十板子。”一个老轿夫赶忙跪下去说，龙头蜈蚣上的鸡毛上天，

潍县人谁不知道？可是，邵松和孙跃臣二位“头儿”不让说这事。

邵松和孙跃臣吓得给小老袁跪下了，连声承认自己说了谎。他俩年年到村街上讹人风筝，欠了不少银子。小老袁将一堆状纸扔在了两人面前，都是乡民告状的。孙跃臣还想抵赖，一不小心，吃剩的半截萝卜从腰里滚出来。小老袁说：“‘头辣腿臊，吃萝卜吃腰’，什么事吓得你连这谚语都不敢实说了？一笔一笔地赔银子吧！”状纸上小老袁早写好了判词：“潍县萝卜吃中间，蓑笠铁证如泰山。让你知道龙头大，鸡毛也能飞上天。”

原来，十几天的放衙时间里，小老袁私访下乡，找那条“坏根”去了。可谓言出必行：找到了坏根，什么样的大树也能刨倒。

